

■观藏识故

说说清宫“环保”的那些事儿

王志伟

宫廷用度历来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它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衣、食、住、行一应俱全。以清内务府为经理机构的一应生产供应、开支报销，反映当时的宫廷生活状态，保存到今天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琳琅满目的宫廷生活图景。

在无所不包的內务府对清宫的供应中，如果要寻找一些和“环保”沾边的内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到建筑材料，小到衣服扣子，全天下精工美料都流向了宫廷，即便有康熙皇帝这样不断标榜简省的帝王，有“不贵异物贱用物”这样的古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宫廷生活的铺张。

虽然“环保”是一个现代词汇，不过，稍加对比，还是可以在一些宫廷生活的规范和作法中，发现那么一点点和“环保”有关的信息。下面择要做一个简单介绍。

“不施丹楹”的宫殿

宫殿上美轮美奂的建筑彩绘和耀眼的沥粉贴金，让紫禁城变得金碧辉煌，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皇宫。不过，皇家建筑里还有一类被称为“不施丹楹”的宫殿，它们的室外梁枋没有太和殿那样璀璨斑斓的彩绘，室内天花更没有奉先殿那样雕饰增华的雕琢，有的仅仅是油饰地仗后仍旧保持的木材本色，这在流光溢彩的皇家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不过，要想看到这些宫殿，就要离开紫禁城，放眼皇帝在宫外的生活空间——皇家园林。

康熙皇帝在热河上营开辟的避暑山庄是清政府在北京以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皇帝走遍了塞北江南，觉得距离北京仅五百里的这片荒野之地大有可为之处。于是，他命人“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建造了一座贴近自然的山地园林——避暑山庄。这里“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汇……依松为斋则崖壑润色，引水在亭则烟柳出谷”。康熙皇帝为了配合这片朴野的山水，就像曾经要求畅春园“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一样，特意让避暑山庄“无刻



避暑山庄“不施丹楹”的园林建筑群《避暑山庄图》轴(局部)



圆明园花窖(《中华花卉温室栽培与园艺》)



过年红箩炭燃松枝(弘历岁朝行乐图)(局部)

等级	皇太后	皇后	皇贵妃	贵妃	妃	嫔	贵人	常在	答应
夏季	20斤	10斤	10斤	10斤	5斤	5斤	—	—	—
冬季	40斤	20斤	15斤	15斤	10斤	8斤	5斤	—	—

梅丹楹之费”，言下之意便是不做雕琢和彩绘。不仅如此，避暑山庄建材的选取也颇为俭省。木材，取自木兰围场的油松、落叶松；石材，取自热河当地的石山；就连砖瓦也要在本地五窑沟制作供应。所以，比起紫禁城的金碧辉煌，避暑山庄的“泉林抱素”在今天看来，说它很“环保”应该不为过吧。

体现等级的红箩炭

往日的宫廷，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从皇帝后妃到太监宫女，从宗室王公到大臣侍卫，上千人的生活离不开烧水、做饭、取暖，这就决定了宫廷有着非常巨大的燃料需求。清内务府营造司有“七库”之设，其中的“薪库”“炭库”就是负责宫廷

薪、煤、炭一类燃料的供应机构。在这些燃料中，依照价值高低，可分为煤、木柴、黑炭、红箩炭等，其中尤以产自易州的红箩炭最为名贵。

所谓红箩炭，就是以硬木烧成后，运到今天北京西安门大红箩厂锯成长尺许、径二寸的小段，再用红土刷过的小圆荆筐盛送进大内，故得名。因为烧制的木料质量好，所以在使用时热效率高、出烟少，颇受欢迎。红箩炭不仅是宫廷里的名贵燃料，还是区别使用人等级的一个重要考量。我们举出清代后官各等级妃嫔下红箩炭的每日供应标准就可一目了然。(详见左表)

如表所示，红箩炭的使用仅到贵人一级，而且还是只有冬天供应，下面的常在和答应是没有资格使用的，她们的冬夏燃料是黑炭。如果还不能直观了解红箩炭的价值，可再以它的时价做比。乾隆元年(1736)，当每斤煤售价二厘七丝白银时(约0.002两)，每斤红箩炭则要卖到一分六毫白银(约0.01两)，超过了煤价的五倍。要知道，雍正乾隆之际，一两库银可以买到一石左右的大米，如果一石大米以古制一百二十斤计，那么一斤红箩炭几乎与一点二斤大米等价。如上表，皇太后冬日一天的红箩炭消耗就相当于四十八斤大米的价值。这样看来，清宫使用红箩炭将是一笔极大的开支，着实无关“环保”宏旨，说它“环保”，仅仅是热效率高、出烟少而已。

四季恒温的花窖

乾隆皇帝曾在他的一首御制诗中有过这样的歌咏：“栗里孤山缩大地，渊明和靖友忘年。”乍一看，不明就里。为什么陶渊明、林和靖这对地点时间都对不上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诗里却变成了忘年之友？其实，答案就在诗题中：花窖早梅恰与盆中晚菊并荣漫与写生兼题以句。原来，是因为在隆冬腊月里，菊花与梅花竞相开放的反常景象让皇帝新奇不已，仿佛独爱菊的陶渊明和以梅为妻的林和靖穿越了六百年而相聚在一起。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反常景象的发生？答案还是在诗题中：花窖。

花窖也作花洞，是清宫的育花温室。在紫禁

城北小花园(旧址在神武门内迤东，专司培植花树，今不存)、慈宁宫花园、圆明园、畅春园均见花洞的记载。在清宫传教士绘本《中华花卉温室栽培与园艺》中，可以看到清宫温室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写实风貌。这是圆明园里一座半地下的温室，房顶因采光需要不全数瓦，朝阳一面有带草帘贴高丽纸的窗棂，室内周环布置花台，地面掀开毡垫可露出青砖地，下面铺设烟道用以熏养花卉。在花窖之外，还有白天开敞，夜间用草席覆盖的室外苗圃……这些画面与乾隆皇帝对长春园恒春圃花窖的描述如出一辙：“布置花台与竹篱，一室之中宛琼圃”“屋中略结构，篱落花台绕”“熏底更藉，芳菲信常睹”。这说明在冬日里，清宫以花窖培育反季节花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1773年1月，法国人蒋友仁曾在紫禁城养心殿里看到了下面的景象：“凹室和房间里其他地方都有种着各色鲜艳的大花瓶，因为此间人们掌握着一个秘密：在整个冬季，甚至在最严寒的日子里，他们都能以比法国同行低得多的代价使各种植物和树木开花。我在1月份见过桃树和石榴树开了重瓣花，随后又结出了硕大的桃子和石榴；若不是多次亲眼目睹这些树开花、结果的过程，我难以相信人们作为礼品送我的这些桃子、石榴是来自这些重瓣花的。”在《中华花卉温室栽培与园艺》中看到玉簪、佛手、菊花、兰花、紫藤、玉兰等不同花期的品种在一室之中竞相开放的画面，也就可以明了前文乾隆诗中“将陶渊明与林和靖比附为‘友忘年’”的意旨所在。

所以，站在充分利用阳光、地暖等手段培育反季节花卉的角度来看清宫花窖，其目的是改善宫廷环境，其手段又相对友好，故以今日的“环保”要求统而观之，差强尚可。

综上，不论是体现等级的红箩炭还是四季恒温的花窖，这些所谓的清宫“环保”手段，都是以庞大的内府开支为前提，实在算不上绿色环保。唯有从不雕不绘的建筑中体现出的那份朴野与自然，才切中了“环保”主题。至于大兴土木、构建园林的花费，那就让乾隆皇帝的《知过论》去解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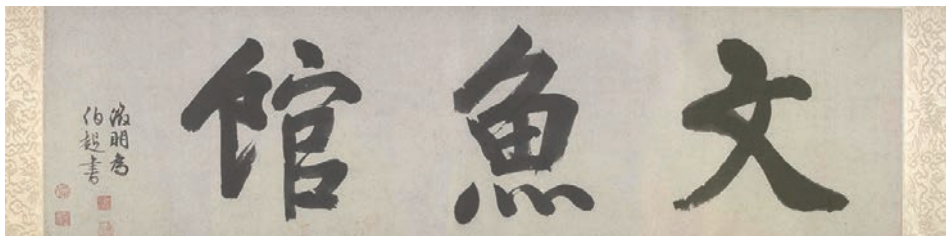
■展品拾粹

读懂吴文化博物馆在展名画《求志园图》卷

葛楚天 王铭钰



明 钱穀《求志园图》卷(局部)



文徵明题“文鱼馆”《求志园图》卷(局部)



香雪廊《求志园图》卷(局部)

1568年，王世贞为父平反成功的第二年，他在苏州写下《求志园记》。事实上，自1560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惨遭严嵩陷害后，他逐渐淡出政治圈，丁忧期满后留在家乡苏州，从事著述、鉴赏、游历、交友等活动，而《求志园记》正是他为人张凤翼的庭院所撰写的小记。

在吴文化博物馆临时展览“山水舟行远——江南的景观”的展厅里，有一张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晚明园林图卷平铺在展柜中。这张画心将近2米长的手卷，是画家钱穀应庭院主人张凤翼的邀请，绘制了家宅求志园春夏之交的景色，而王世贞写的《求志园记》，和画心装裱成一幅手卷，紧邻画心与后隔水。

张凤翼其人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晚明戏曲家，与弟弟张献翼、张燕翼并称“三张”。文献里曾记载张氏“家所蓄三代敦鼎彝古图话书籍器玩，即代称青华者莫敢抗”，世代的积累，殷实的家底，渊博的学养，也让张氏兄弟在苏州文人交际圈中声名鹊起。至今还能在流传有序的诗文、书画题跋中找到他们与士儂文人交往的唱和，这其中不乏名士。从文徵明到王世贞，从汤显祖到周天球、钱穀，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人的雅集结社活动需要场地。明代中晚期社会交往下移，官僚文人、乡绅、商人、画家等都成为活动的主体，而活动的场所也从以往的社会公共空间(如佛寺、书院)，转移到城市园林及家宅庭院等更为便利及私密的场所。随着文人需求及审美品位的提高，晚明的治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手卷上的落款

在这幅手卷里，依次可以看到文徵明题“文鱼馆”，王穀祥题“求志园”，钱穀绘图、王世贞撰园记及友人的手书，他们与庭院的主人张凤翼都有密切的交往。依年龄排序依次为：文徵明(1470—1559)、王穀祥(1501—1568)、钱穀(1508—约1572)、王世贞(1526—1590)、张凤翼(1527—1613)。

钱穀在手卷的尾部落款：嘉靖甲子夏四月钱穀作求志园图。可以推断出嘉靖四十三年(1564)画家完成了画卷，又四年，王世贞写下园记，这些都是庭院落成后的创作，应当是在张凤翼组织的雅集结社活动中，友人为求志园所作。很难判断文徵明是否游览过求志园，因为他在1559年已经过世。更为可信的说法是，他和张凤翼素有往来，或许早就题下“文鱼馆”，等一切准备就绪，园主将题跋与画心装裱在一起。名人效应不仅能抬高手卷的价值，更能彰显园主在苏州文坛交际的地位。

求志园的造景

不同于卷轴、册页，手卷的观看方式更内敛含蓄。观者在看园时，会从右向左徐徐展开，这种连续的视角可以提供类似于游园的体验，从入景的园门开始：园外有起伏平缓的山丘，种植松树、梧桐，老松道劲，青桐佳荫，隔绝了市井与庭院，营造出大隐隐于市的氛围；在步入正厅之前，先穿过玫瑰花屏，两位高士站在花屏前对谈，童子侍立。根据园记，花屏名为采芳径，居中的是怡旷轩，右三为风木堂，奉先人画像，右侧还有尚友斋。庭院内建筑格局清晰，前为庭，后有园，按照空间顺序分别是文鱼馆、方塘、种满梅树的香雪廊。

关于求志园的造景，许多文献中都能找到对照，我们不妨多关注造园的花木。结花木为屏是中晚明时期盛行的造园手法，通常用玫瑰、蔷薇、木香、茶靡这类善攀援的植物编织成屏，既能分割空间，又能带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愉悦。

王世贞这样描述：“入门而香发。则杂茶靡，玫瑰屏焉，名其径曰采芳，示吴旧也。”明确了求志园的花屏用茶靡和玫瑰编织而成。无独有偶，他的胞弟王懋也关注花木屏，记录得更为细致：“玫瑰非奇卉也，然色媚而香甚腐，可食可佩，园林中宜多种。又有红黄刺梅二种，绝似玫瑰而无香，色瓣胜之。黄者出京师蔓花。五色蔷薇俱可种，而黄蔷薇为最贵，易蕃亦易败，余圃中特盛。木香惟紫心小白者为佳，圃中亦有架。宋人绝重茶靡香，而今竟不知何物。疑即是白木香耳。所谓茶靡，白而不香，定非宋

人所珍也。”

依王世懋所言，明代园林中多种植玫瑰、红黄刺梅、五色蔷薇，黄蔷薇要价最高，赏花期短又易败，大抵是太过喜欢，他在自家花园中种了许多黄蔷薇。宋人喜欢茶靡花的香味，但明代已经没有带着香味的茶靡花，推测可能是白色的木香，被宋人称为茶靡。现在所种植的没有香味的白色茶靡花，定当不是宋人珍视的茶靡。有意思的是，许多文献中都提到黄蔷薇身价不菲，文震亨也在《长物志》中讲：“尝见人家园林中，必以竹为屏，牵五色蔷薇于上。木香架木为轩，名木香棚。花时杂坐其下，此何异酒食肆中？……别有一种名黄蔷薇，最贵，花亦烂漫悦目。”

弄花一岁，看花十日。园里的花屏红黄相间，色彩斑斓，很快就能将观者带入游览的视角，仿佛看客也在花屏下虚晃度日，享受春光。再者，之所以界定这幅图描绘的是春夏之交的景色，除了落款，也是通过时令花卉做出判断。或许可以大胆想象，求志园是否也曾有过“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的场景。

在园卷的后半段，一条清溪旁种了十余株梅树，正是园内盛景“香雪廊”。现已无法追溯吴地何时兴起在庭院中种植梅花的风气，但早在唐诗中就有迹可循，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后，就在郡圃种梅：“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

到了宋代，范成大曾在苏州石湖种下大片梅林，并于1186年撰写了第一本《梅谱》，写下“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谱，以遗好事者”。苏州也成为植梅、赏梅的佳地。

梅花被宋人所喜爱，南宋宋伯仁作《梅花喜神谱》，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种种情态的木刻图谱，记录了梅花由蕾蕾萌发到开花结果的过程，其末景定二年(1261)的刻本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图谱。

与求志园几乎同时期，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及“幽人伴竹，梅实专房。取苔护鲜时，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际，最古。另种数亩，花时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图像与文献相互对照，疏影横斜水清浅，数亩梅树，一望成林，确为庭院增加不少逸趣。

古人钟爱的宴饮游戏

袁媛



图1 汉男舞俑

图2 三国镂空龙虎纹铜投壶

图3 晋陶耳杯

图4 清红木状元酒筹

图5 南北朝 彩绘六博砖画

近期，宁波博物院举办“食礼中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以炊烟初起、食以体政、乐舞侑宴、食尚交融、韵致之境五个部分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饮食文化特色。高朋满座，亲友欢聚，宴饮间必有娱乐项目助兴。乐舞百戏娱情，曲水流觞风雅，投壶、六博、酒令益智愉心，古人席间的游戏可谓丰富多彩。

百戏 形成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汉代社会。汉代时，不论是国家庆典，还是民间宴饮、节日、祭祀甚至丧葬都能见到百戏表演。又称作“角抵戏”“大角抵”，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包括角抵、俳优、驯兽、杂技、幻术、象人戏、马戏等多种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技巧性和观赏性。其中“角抵”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摔跤运动。秦汉时期的角抵集竞技、娱乐、表演为一体，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摔跤。唐代一般称角抵，宋代习惯称为“相扑”，在民间十分盛行，且出现了相扑组织与各类比赛活动。

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出现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有此类陶俑出土(图1)。这类表演者被称为“俳优”，他们通常边击鼓、边唱跳，是汉代宴会场合中常见的助兴演员。

投壶 投者站在一定的距离外，将矢投入特制的壶中，以投中数量以及投者与壶的距离决定胜负，负者饮酒。春秋时期，投壶作为诸侯宴饮的正式礼节出现，由六艺中的射礼演化而来。自晋代开始，投壶的形制基本定型，在壶口旁边有两个略小的耳(图2)。投壶的规则不断改进，流行范围越来越广，其蕴含的规则意识、谦让精神等中华传统礼仪文化流传至今。

曲水流觞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巳节，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被覆，在宛转曲折的小溪上泛著羽觞(漆制耳杯)，饮酒赋诗。王羲之把这些诗集在一起，并作《兰亭集序》。此后，三月三日

的“曲水流觞”“兰亭雅集”成为了一种风尚，历代文人都有效仿。

耳杯(图3)为汉晋时期流行的一种饮酒器，也作食器。因其形状呈椭圆形，两侧各附一半月形耳，就像一双羽翼，故又名羽觞。

行酒令 酒令是古代酒筵间常见的游戏，因为具有游戏佐兴的性质，也被称为“酒戏”。盛唐以后，普遍采用以曲牌歌辞的形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抛打令。行抛打令时，身子被彩球投中，罚酒一杯，碰到香球飘带，罚酒半杯。到了明代，酒牌(亦称叶子戏)兴起，多用纸牌，内容以历史人物为主，行令时抽牌按图解意而饮。清代酒令种类繁多，角色扮演类酒令一般需要借助工具，如酒筹、酒牌等。此外也有博戏类酒令，以骰子作工具。

酒筹是酒宴中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助兴娱乐用具，盛行于明清时期。酒筹通常一筒为一套(图4)，每一套酒筹都各具特色，时人常从经书、诗词、词句、名著、典故中取材作为酒令雕刻在酒筹上，抽到酒筹的人依照筹上酒令的规定敬酒、劝酒、罚酒。酒筹包含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参与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清代《红楼梦》第63回中有一段怡红院群芳夜宴的场景。书中描写，宝玉生日那天，怡红院丫鬟们凑份为宝玉祝寿，请来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等人，大家一同饮酒行令作乐。所行酒令为“占花名令”，令筹上写有花名及一句诗词，下面标明饮酒之法，掣到筹者只需按筹上所言行令即可。这种酒令简单易行，为宴饮活动增加了趣味性。

六博 六博也叫“博戏”“陆博”，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棋类游戏之一(图5)。六博棋具包括棋局、棋子和棋箸，另有用以记录输赢的博筹。因投掷的棋箸多为六根而得名。六博在秦汉时期已经风靡全国，频繁出现在各类酒宴上，极大地活跃了酒宴的欢乐气氛。魏晋之后，六博开始衰落，逐渐消失在宴饮娱乐项目中。

(宁波博物院/图)